

龍止，七天陽成
都督官處城守東大
街對春藥局春熙路
辰健華藥房總府

在地下亂滾，直滾出冷巷時，主婦用刀向王氏頸部一勒，鮮血四射，當時斃命，主婦隨將王氏屍首拖入二房內，用我之褲及阿巧之毡將屍包裹，推入阿

血跡阿巧已嚇軟了手，不能動彈，故又轉叫阿晚幫手，我怕主婦兇惡，只得佯命，阿晚見王培林之僕媽，來王培林之族妹，前在太平樓街六十六號與主婦同居，王培

人，很似由屠場出來一樣，週身是血，我同阿晚一面在頭房治卷等處洗地，主婦等一面分頭去換衣服，主婦之頭髮亦有許多血糊着，又叫我倒水與他洗頭，以將染血

主人，即楊少修一放工回來，主婦等仍笑口扳談，是平日，是主

人因值日精神疲倦，一早便入房睡，我等亦已倦極，是晚一家人並無食飯，我與巧等幾個下人

宗朝粹

你也未免太忍心了。素貞聽聞這裡，也覺自己對不住父母，便問那婆子道：「我父母可在此這裏？」故，前樓門都緊緊閉着，老婆冷笑道：「你還配問父母麼？我老實告訴你，你父母母早已爲了你身故，這所房屋，因爲沒人居住鎖閉多年了，素貞聽得父母已死，且又爲了自己而死，不覺放聲大哭，淚如雨下，因這一哭，不料驚動了一個人，這人是誰，便是他族兄李鶴人。原來李鶴人，自父親穀鄉殉難武昌，便應會國藩之招，從廣西到湖南，立志爲先父報仇，這時正告假回籍，他的府第與李素貞的住宅，相去不過二三家。素貞痛哭之時，李鶴人正寢客出門，聽得哭聲抬頭一望，只見無數男女，圍着一個道姑模樣的人，擠住一團紛紛議論，李鶴人不知何事，即差一個跟隨上前詢問，